宋史新編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周必大　留正　葛邲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授祕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阼除起居郎又兼權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覿龍大淵

得幸還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旬日中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制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以漢宣帝之言覩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顧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兼權兵部侍郎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與王之奇陳良

翰同召對上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任征伐功未有成命必大節極陳當否退而條上謂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賞罰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倏去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為第一擢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濟必大予宮觀說露章薦二人於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三以祠請累遷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久雨奏請減後宮

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
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乞俾語太子必大
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
勿命之可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
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圜丘合宮互舉之議在翰
苑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
其拜入也實曾覿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有介
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
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
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

上而下孚則有怨下當孚而不孚何怨之有上曰此固眞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遂拜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紛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止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淳熙十四年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一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討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十五年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摺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

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公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明年正月拜左丞相許國公留正拜右丞相二月二日行內禪禮語在本紀中光宗立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何澹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為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坐所舉官以贓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

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　又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御史施康年劾必大倡偽徒植黨與詔降少保自慶元以後侂冑之黨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為罪首後復少傅年七十九卒贈太師謚文忠帝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脩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為文記之蓋絕筆也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六世祖從效事見世家正第進士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薦

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知循州陛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除軍器監簿歷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多繳駁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宜精選人才與圖大議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贓六十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職與祠尋復職知贛州又知隆興府又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進至數文

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簏連除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上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詔特立隨龍恩擢知閤門事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還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奉祠孝宗聞之曰眞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豪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共政用黃裳爲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正言嘉王未立請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上不豫外議洶洶正

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寖平正乞歸政不許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凡一百四十日復入都堂視事益是時太后將上尊號冊寶以正爲禮儀使也禮成除少傅封魯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帀駕過宮一

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
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
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
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
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始正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
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
即位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
遽及此他日必難處以宥與逃去寧宗即位遣使召正
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
郎而正復相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

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是非頒爵之時韓侂胄謀與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張叔椿言落職既而復之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及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更移南劍州再許自便累復觀

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數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師理宗賜謚忠宣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𠛬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然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行于世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以蔭為上元丞登第除

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嘉奬除
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
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
榷歲增之害上召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
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給事中除刑部尚書邲爲東
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
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又除知樞密院事
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
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朞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
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判紹興府簡稽期會戢斂刑獄

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必曰崇大體何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論曰周必大純篤忠厚以善道其君而飭勵軍帥薦達名儒皆可爲大臣法當光宗違豫儲嗣未建能使中外帖然留正之功何可少顧處變去留不免與趙樞密汝愚異守正行權豈各有見歟司諫章頴數論嵩必不足當大任然弗紊成法汲汲於揚善㧞才且蒞方州有惠愛可不謂賢乎

胡晉臣　羅點　王藺　陳騤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進士第爲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對䟽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已而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翌日至中書說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以親老求外知渋州

歷侍御史侍郎林栗劾奏朱熹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進擢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卒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進士第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應詔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

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為皇孫點兼教授擢右事勸戒為鑑古錄以進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光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舊為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提防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而宮中燕

游之樂錫賚耆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不果黜言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意猶未決黜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他日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黜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進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黜請先過重華又奏陛下深居不出又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黜曰

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循未行點率講官言之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承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退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點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

下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登進士第歷宗正丞出守舒州陛辭疏論時政闕失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孝宗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條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具疏陳之上嘉納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樂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

人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光宗即位遷至樞密使除目或白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納御坐中丞何澹論之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卒黼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陳騤字叔進臨海人登第歷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崔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求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再歸故官遷至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孝宗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為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惡

而改之上留竟不下與祠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累遷參知政事光宗不朝重華宮駁數入奏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駁請正儲位以安人心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為右丞相駁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駁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吏部侍郎彭龜年論韓侂冑不報於是俱請祠駁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遂與郡辭詔與祠越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

殿學士與舊祠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論曰朱熹學宗伊洛胡晉臣排羣議薦之其道同也方光宗滯疾弗親萬機晉臣與宰相留正協心毗賛國以敉寧其功同也羅點優輔道而限於年王藺陳騤負剛直而見忌於衆是以皆弗究所建立云

尤袤　謝諤　曾三復　顏師曾

袁樞　王自中　沈煥 舒璘附　王阮 王質附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嘗爲泰興令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頹毀甚袤即修築金人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

得金史民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堂
辭出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閥丞人爭求之
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袁復授祕書丞歷著作郎
兼太子侍讀初張說自閤門入西府從臣因執奏而去
者數十人袁率三館上書諫與郡得台州有毀袁者高
宗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
歸奏上歎賞遂以文字受知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
輪對中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求言袁上封事言天
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人心抑鬱故感傷天和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當

定廟號袁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袁率禮官奏謂太上以子繼父不可援漢光武爲比以亂昭穆之序孝宗卒從初議語在禮志會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袁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進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讀旣而兼權中書舍人先是命兼直學士院辭至是復詔兼之辭不允孝宗内禪議已定詔袁曰旦夕制冊甚多故處卿以是職袁乃拜命光宗卽位開講筵袁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文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

肓人爲戒又數日復論官制謂武臣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養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營求內降小礙法制者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袞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以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爲言陳源及耶律适嘿等人人除遷皆論駮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袞繳奏謂正使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

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袁復奏朝
廷官爵專徇佐胄之求非所以爲厲之具命遂格那
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
施行袁執奏謂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
不允之人上震怒裂其奏事竟不行中宮諭家廟官吏
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袁力言其濫乞痛裁節從之除
禮部尚書上屢以疾不詣重華宮袁先後奏請鸞𨅊出
兼侍讀上封事曰陳源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
召尤爲駭聞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莽草猶且復生况
加封植乎時上已屬疾國事多外袁積憂成疾請告不

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袤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第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僞眞僞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

綱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袞爲知言嘗取孫
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
內外制三十卷諡文簡孫燡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末登進士第歷州縣有治辦
聲孝宗遷監察御史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
上之詔行於諸路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孝宗嘗問曰聞卿與郭雍游雍有問學豈曾見程頤乎
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
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人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
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

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歸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為文儆歐陽脩曾鞏初居縣南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周必大嘗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所在而得之云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歷太府丞登朝數十年安於平進搢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累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致仕三復性耿介恥奔競在臺持論不隨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顏師魯字幾聖龍溪人紹興中登進士第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尋改使浙西更役法以便民鹽課為旁路最

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辨事如此乎職直祕閣入爲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爲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爲法今其人朋邪僞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掊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繇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高宗喪制多師魯裁定又與尤袤鄭僑上議廟

號詔在衰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介贊花聽樂師曾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强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曾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專以恤民寬厲爲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曾孝友天至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寧宗賜謚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

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除太學錄張說自閤門以節鉞
簽樞密樞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
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
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
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
龔茂良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
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以大宗正簿召登對
即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
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
[illegible]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illegible]

任累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違悖意
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寧負鄉人不可負天
下後世公議累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
大理殿中侍御史吳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
聞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自樞始手詔權工部
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
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與祠知常德府
寧宗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尋為臺臣劾罷自是五
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傳陶令卒年七十五閒居十載
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
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
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
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
水令以從臣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爲籍田令
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諫疏被論罷通判郢州道除知
光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
得卿名於壽皇留爲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沖佑觀起
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卒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陸九齡爲友[illegible][illegible]

淳焉乾道五年第進士歷太學錄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亡貳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歷通判舒州李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乾道八年第進士歷徽州教授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以薦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與沈煥爲友而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楊簡謂璘孝友忠實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下阮字南卿曾祖韶祖厚有傳父彥傳靖康勤王有功
阮少好學尚氣節每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
嘗謁袁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盍往求之阮見
朱熹熹與語大悅登進士第時孝宗初立首詔經理建業
圖進取而大臣畏懦幸安計未决阮對策曰臨安利於
休息建康利於進取上皇遵養時晦已三十年主上獨
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
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
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
衢而匣金以守之惴恐半夜之或失也知舉范成大嘆

曰是人傑也調都昌主簿以廉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日講守備訪北邊事宜終阮在濠金人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請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吾肯效劉歆柳宗元爲萬世笑哉陛對畢拂衣出闕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乃隱廬山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不遇於世云嘉定初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博學善屬文游太

學與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
名川支川貫穿周帀質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
謂之朴論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歷太學正對孝宗
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上疏曰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
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
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使
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忌者謂質
好異論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偕行一日令草檄
遺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
歷樞密院編修官孝宗擇諫官允文當國以質鯁亮有

文學可右正言時中貴人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荊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卒

論曰尤袤屢駁內降尤有功於正學謝諤受知崇儒之朝實多啓沃曾三復恬仕進而不激不隨無忝風紀顏師魯法宋璟李鄴羞與近侍伍至謂事掊克以肩哲枋切中時弊袁樞以小官論國政能令時宰懼懾及爲廷尉執三尺法徑劾御史罷之皆紹熙良侍從也若王自中沈煥王阮諸人並慕古有志天下事竟遭回邪似嬰之身否而道亨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八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余端禮　京鏜　謝深甫　陳自強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第進士知烏程縣孝宗召對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漢武乘匈奴之困漠南無王庭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上嘉

納歷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辛討論明道故事行於殿庭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大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詔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從之遷至試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累遷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將爲後患汝愚是其言後挺子曦卒以蜀叛上以疾不朝

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
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
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
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安危之機
在於呼吸今堅持退讓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
大孝也寧宗爕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
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相端禮代之始端
禮與汝愚同心共政及韓侂胄逐汝愚端禮不能遏但
長吁而已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

然爲佞胄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卒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子嵘工部尚書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登進士第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繄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資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

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金人迫之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不可奪黜自其主歎曰直臣也特命免樂使還入見孝宗嘉勞之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乃命權工部侍郎歷刑部尚書寧宗時累遷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鏜變素守奉行風旨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僞學之禁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或曰亦侂胄意也未幾請老免相卒贈太保謚文忠後改謚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

文則置鉼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登進士第歷崑山丞
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
世不乏求其衆知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
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又歷江東提舉常平光
宗即位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冑破格
轉遥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請罷其命既而知臨安府
除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又兼給事中陳源以罪斥
忽予內祠姜特立復召用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皆固
爭每對延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
不可寧宗即位韓侂冑用事內批以深甫爲御史中

丞與監察御史劉德秀並命時陳傅良在講筵深甫劾罷之右正言李沐劾宰相趙汝愚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深甫奏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省咎汝愚遂罷郡深甫遷至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累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拜少保乞骸骨授

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卒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
信王易封衛魯謚憲正
陳自强字勉之閩縣人登進士第嘗爲韓侂胄童子師累遷御史中丞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秦國公侂胄顓朝權苞苴盛行自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爲國用使掊克民財州郡騷動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久盜國柄自强寔爲表裏侂胄既誅籍自强

家遣貴役州團練副使留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論曰寧宗踐阼以來韓侂胄用事宰相趙汝愚之死留正之禍皆其致鼇也余端禮不能匡救京鏜謝深甫李惟其言是從平生節操安在哉陳自强本貪鄙則其倡議崇典表裏爲奸無足怪巳抑楊宏中六人得免嶺海之竄寔賴端禮力且端禮以忐弗行而辭位猶可諉也鏜與深甫排正人而久處臣據罪豈亞自强乎

許及之　何澹　張巖

程松　李璧

許及之字深甫永嘉人第進士歷宗正簿乾道初林栗

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遺薛叔似爲補闕班序在監察御史上王淮當國久及之奏其無補於治淮竟罷光宗受禪歷大理少卿宗正卿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叔似同擢皆爲當時所予黨事旣起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憫然憐之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進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侂胄誅言者論及之寃贊開邊降兩官泉州居住卒

何澹字自然龍泉人第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及是劾必大罷之澹嘗謀於所善劉光祖答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倂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語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僚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諾明年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

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太學生喬嘉宋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綱常所係澹乃亡從制與鄧寧宗郎位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尊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連遷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蜀不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與祠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曰迹雖

取治以佐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最後爲湖北制置使兼知江陵奉祠卒贈少師澹少年取科名急榮進偽黨之禁賢士一空其後延化兇黨復逐澹以早退幸免云

[illegible]字肖翁潮州人爲人機警柔回善諂登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韓侂胄諫議時賢者排道學之禁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罷與郡進至資政殿大學士邊釁方開詔嚴與程松分帥兩淮復以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誅御史論

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特原之復官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贈特進程松字冬老青陽人登進士第歷知錢塘縣諂事殿帥吳曦以結韓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之侂胄大喜累擢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讜劾祖泰流嶺南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

[illegible]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期以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爲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曦降金封爲蜀王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遁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贈買舟稱曦爲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劒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則金寶也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復保頭顱矣曦誅逋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卒

李壁字季章以父燾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即位累遷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

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强請侂胄平章國事遂召璧草制討論典禮侂胄用師意方銳錢象祖以沮議得罪璧度力不能回乃迎合侂胄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矣初侂胄召葉適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未幾拜參知政事與史彌遠謀誅侂胄兼同知樞密院事言者論其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復官奉祠久之又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尋引疾奉祠卒

資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璧嗜學如飢渴尋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鴈湖集涓塵錄中興戰功錄中興奏議內外制援毫錄臨汝閒書

論曰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仍設僞學之名而嚴爲之禁及爲平章爵位已極復謀開邊立不世之功竝二者適所以甚亂而世論也許及之輩或向依締交或從臾效力皆不敢謂非之小人圖私誤國乃至於此厥後李璧協謀誅侂胄功或可贖而及之程松鄧友龍張巖見原何澹幸免均失刑矣

胡紘　林栗　鄭丙　高文虎

胡紘字應期遂昌人淳熙中第進士歷秘書郎韓侂胄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黨之縉紳大夫若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乃設為偽學之目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稾授之繼祖

論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比當
服期於是從太常使曾定其禮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
比年僞學倡徽圖爲不軌頼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排
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屛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
者誤認倡議調停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
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詔僞學之黨宰執
權住進擬自是學禁益急紘累遷權吏部侍郎坐同知
貢舉不當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登進士第孝宗時爲屯田員外郎
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爲叔姪且以歸疆爲請栗

上疏謂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荊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眞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弊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而已與之歲幣是長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爲今之計宜停使勿遣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各守分界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埸之無事焉用拔擢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果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

貴戚諂撓權者也左右近習竊弄權者也至有以鹿為馬以雞為鸞之語執政訴於孝宗謂林栗詆臣等豈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以吏部員外郎召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議論時政頃講規谷從容說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為事他無預焉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賈誼上書以一身喻天下之勢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

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愈則默聞有之以語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聞之醫曰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思患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歷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蠻察郡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深入据巢復其交於二州之境撫黔大震孝宗親札賜粟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卿尚

一俊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與官軍戰潰汝翼遁
栗取其巨惡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
謀獻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徼遂安既而汝翼
入都訴栗受田氏金栗辨其事坐栗擅格上命鐫職
罷歸未幾起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累遷兵部侍郎朱熹
召為兵部郎官既入國門以疾求就職栗與論易與西
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
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
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絕以治世之法
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邀延道途

邀索高價既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昔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臣將眞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衆之强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辯之語在適傳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栗爲人强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輩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鄭丙字少融長樂人第進士歷官吏部尚書浙東提舉

宋嘉定台守唐仲友不法宰相王淮託之丙雅厚仲友目王淮合淮逸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和之慶元學禁蓋類彼厄丙罪爲多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登進士第調吳興主簿會幾守官吾吳文虎從之游又爲名儒開之從子故習聞典故孝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典儀注文虎攉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脩神宗徽

宗王牒累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同脩撰同脩國史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汝愚秉政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積之遂命文虎草詔極其詆毀語在本紀中遷至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脩撰脩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以言奪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論曰有宋士大夫學術號爲近古師弟子講授在濂洛浸盛南渡則尤盛朱子正心誠意之說取厭世俗而不疑直朔正論忤王淮斥韓侂胄而不忌何其信道篤也

佑司以私嫌務盡傾正直之朋假手何澹劉德秀陳賈

韋以僞學排擊而胡紘林栗鄭丙高文虎皆極力爲之

左右羅織禁錮名士爲空而故相趙汝愚朱門蔡元定

竟死於竄嗚呼善人國之紀也紀滅則國無以立黨錮

未幾而亡漢學禁未幾而亡宋仲尼曰佞人殆其弗信

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